

农耕时代
的挽歌

杜康
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杜康 著



农耕时代的挽歌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耕时代的挽歌 / 杜康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700—3

I. 农… II. 杜… III. 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3494 号

策 划: 大 卫

责任编辑: 沉 河 谈 骁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大卫书装+魏义福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9.75

版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行数: 5526 行

定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春雨惊春清谷天

夏满芒夏暑相连

秋处露秋寒霜降

冬雪雪冬小大寒

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杜康的原乡情结

黄桂元

置身一个技术崇拜、娱乐至死的众声喧哗年代，有谁还会把饱含忧患的目光投向寂寥乡村，且执迷不悟地为之吟唱挽歌？大约也只有诗人才会如此“不合时宜”。海德格尔认为“诗人的天职是返乡”，杜康的写诗动力正是源于一次次的精神“返乡”。杜康自言，“农村包围城市，使我脱离生养我的土地，脚步踉跄”（《蓝天》），如今诗人已是人至中年，社会阅历日益丰富，人生经验日趋成熟，却缘何面对故土亲人，伤楚莫名，百味杂陈？我想，这或许正是诗人异于常人的地方。

杜康曾是一位“农耕时代”的乡村少年。三十年前，杜康不叫杜康，而是乡村学生张旭，满手硬茧，浑身黄土。那时候，他常常约一群土生土长的小伙伴，走三四里坑坑洼洼的乡路，兴冲冲赶到铁道边，就为了看一眼过路的火车。“发亮的铁轨像两条冰冷的蛇/一掠而过的土地上麦苗刚刚返青”，车轮和铁轨撞击出的声响震荡原野，至今仍在他的记忆深处余音缭绕。以硬朗、苍凉诗风见长的杜康，一旦回到乡村，内心就会变得温软、柔和。他永远不会漠视乡村，成为土地的“局外人”。乡村给了他灵感，也使他不断增添诗学自信。长久以来，他默默掘着一口诗歌深井，不曾停歇，“十

年，诗人可以推敲一句诗/临风吟唱，让百年后的人/涕泪滂沱”（《十年》）。我由此意识到，田园乡愁引发的文化怀旧和土地敬畏，或许将会像爱情、战争和死亡一样，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。

阅读杜康，需要了解杜康的故乡天津蓟县。蓟县背倚燕山，古称渔阳、蓟州，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，又曾是金戈铁马的征戎之地，其诗歌渊源更是得天独厚。唐代不少诗人都曾留下过与渔阳相关的诗句，比如，李白曾有“恨君流沙去，弃妾渔阳间”，杜甫曾有“渔阳豪侠地，击鼓吹笙竽”，张仲素曾有“提笼忘采叶，昨夜梦渔阳”。史载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，安禄山起兵叛唐，誓师的声势惊醒了渔阳，促使白居易写出了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的千古名句。一千二百年后，杜康沿着古代诗贤的诗歌足迹一路走来，寻寻觅觅，“我始终想象不出/鼙鼓这种乐器/究竟什么样子 为何/李白听了心惊/杜甫听了哀痛/白居易听了落泪”（《渔阳鼙鼓》），诗人的“想象不出”，其实是为故乡渔阳而骄傲。

然而渔阳从来都不是世外桃源。如今的中国，正处于从乡土中国向都市中国的转型期，其山河岁月变化之巨，堪称沧桑。当“农业”文明即将成为

历史，土地乡愁引发的文化怀旧开始漫延，正如美国学者罗兰·罗伯森指出的，怀旧“是现代化的一种心理后果”。杜康的文化怀旧源于血浓于水的原乡情结，“如果，一个人面对旷野痛哭失声/那肯定是无法遏制/狂舞的灵魂”（《心中的舞者》），“最疼痛的感情是梦中的双脚无处可落”，那种无法化解的痛苦，远非来此地体验几日“农家乐”的游客所能想象的。杜康正是以土地之子的名义，完成了一位诗人对渐渐远去的“农业”文明的守望和缅怀。

铭心的土地记忆和深厚的乡村经验，一度缓解了杜康的诗学阵痛。诗集《农耕时代的挽歌》是一部具有鲜明主题风格的写作实践，诗人通过运用一年中“七十二候”的依次变化时序，再现诗人所熟悉的四季轮回与乡村农事，梳理农耕文明脉络，为历史和未来提供一份荟萃民间文化精髓的厚重诗歌档案，可谓别出心裁。二十四节气中的“七十二候”是中国最早的结合天文、气象、物候知识指导农事活动的历法。七十二候皆有各自相对应的物候现象，简称候应。比如，植物的幼芽萌动、开花、结果为植物候应，动物初始的振鸣、交配、迁徙为动物候应，而非生物候应则有始冻、解冻等等。诗人将“七十二候”分别纳入四季，分出“春之歌”、“夏之韵”、“秋之忆”、

“冬之恋”四卷，颇具创意。他还为各卷分别写出“卷首诗”，笔意苍劲而深邃，令人称奇。他在“春之歌”卷首写道：“从立春至谷雨，这是春季/冰渐化为水。雷悄然诞生/牛的舌苔暗绿。蜘蛛结下第一张网/亡魂从地下探出头来东张西望/青筋毕露的人，带着几分醉意/开始同土地亲热。”很自然地，就把读者带入了特定的乡土季候和农事氛围。杜康对乡亲和土地、河流、原野、农事的回忆和描述精妙传神，诸如“柴草”、“野地”、“村庄”、“谷仓”、“田埂”、“炊烟”、“老牛”、“草垛”、“水井”、“仓鼠”、“榆钱”、“果蔬”、“大堤”、“麦地”、“池塘”、“蛙鸣”等语词密集出现，彼此穿插和呼应，既是“农耕时代”的物化表征，也组合成了杜康诗歌特有的意象群落。

“我的家园意识，已成为一种纯粹的象征/内心深处的疼痛，已被双脚种入大地/随处可见的花朵，正在逐渐枯萎”（《家园》），诗人的哀叹透着无奈。全球化的高歌猛进，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市场经济杠杆决定一切，而不再有人关注乡村价值和土地伦理，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。早在七十年前，美国“田野作家”李奥帕德就曾在《沙郡年记》中讲述过土地的金字塔和地球食物链的原理，他认为，人类只

是由土壤、河流、植物、动物组成的整个“土地社区”的其中环节和平等成员，而不应该是凌驾其上的绝对统治者。滔滔逝水早已把李奥帕德的忠告冲到了九霄云外。这时候我们发现，人类在赞美达尔文进化论的同时，把直线历史观视为天经地义、亘古不变的铁律，由此带来一种认识误区。比如，当我们今天不再为吃饱饭发愁，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农耕文明过于落后、低劣、下等，乡村生活一定会与未来世界格格不入，只能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的过渡，农业文明必然要被工业文明所取代，而工业社会必然会让位于高科技文明。有谁想过，如果这个地球处处都是森林般的巨厦、织网般的高铁、蚁群般的汽车，而独独不见土地、绿野与河流的面容，人类前景将会怎样？当世界挤满了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“现代人”，这样的社会进化真的就那么值得翘首以待？杜康的《地球村》有这样的描述，“拼贴画似的树木与河流/若静若动/一颗星尖叫着，划过天空//天黑了。一个老人/蹒跚着走进村庄/挨家挨户打听，自己丢失的故乡”，土地随着“农业”的退隐而被工业文明强行征用，昔日的耕种者逐渐成为没有故乡的失忆症患者。这并非天方夜谭，而是正在发生的故事。

诗集的叙事性和画面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正如其夫子自道，“抓起笔，最先进入脑子的/是叙述的，而不是诗的”（《短歌行》）。于是读者被带到晨雾和夕晖笼罩着的阡陌，聆听他的父老乡亲怎样与土地相依为命的悲情故事，“现在他们垂垂老矣，/时常用结满厚茧的大手/擦拭落满灰尘的眼角/消逝的岁月，永不再来的时光/让他们独坐漫漫长夜，黯然神伤/四季轮回，我的亲人们在燕山下、农历中生存和死亡”（《燕山下》）。他在《一个人将土地挖来挖去》中描述农民兄弟的命运，使人恍如隔世，“感觉他像一只鼯鼠，又像30年前逝去的祖父/土地是他们的家，他们钻进去，又钻出来”。这种悲悯在《内心的微苦》中变成了痛感：

芒种来临。桑葚落了满地
麦子渐黄。青杏高喊着口渴
不断缩小的池塘，黑鱼闹翻了天
他搬来一架梯子，拧干了下垂的那朵乌云

皴裂的大地，干枯的禾苗有气无力抽泣
伏在他脊梁上的麻袋
变成了沙漏。他一步一咳

突然一个炸雷，让他跌坐于尘埃之中

杜康打量村子里长年与人共处的牲畜，每有惊觉之感。在《枣红马》中，诗人注意到一个细节，“请不要与一匹年迈的枣红马对视/它内心的悲凉，会破坏掉你精心培育的生活”，这首诗使我想起臧克家的《老马》。杜康有一双敏于发现事物要害的眼睛，他在诗里讲述了与驴有关的乡村旧景，“驴这种动物，经常在村庄和庄稼地里出没/但不知哪一天，突然从平原上消失了//在西井峪，人住在山谷，地挂在山上/收与种，驴是离不开的帮手/即使喝醉酒，也要靠驴/将摇摇晃晃的饮者驮回家”，当有人学了声驴叫，竟激起“山谷经久不息的回应，让他们流下了泪水”（《在西井峪听驴叫》），读到这里，令人唏嘘。杜康奇思连连，甚至“异想天开”地把“虱子”与“农业文明”联系一起，两者命运与共，互为镜像，写得令人惊心动魄，意味深长，堪称神来之笔：

虱子热爱农业文明。它们
喜欢在农民的裤管和夹袄里生存
喜欢土腥味儿和大牲口味儿

喜欢夜深人静时，欣赏
土炕上演绎的浓烈的男欢女爱
喜欢把一个个洁白的虱子，整齐地排列于
温暖、破败的棉絮里

在乡下，人人堪称捉拿虱子的高手
尤其暮春时节，惠风和畅
常见有人在阳光之下，解开衣襟——
最普通的，是指甲挤
最残忍的，是开水烫
最不卫生的，是牙齿咬
最不道德的，是碾子轧
而最有趣的，是几个孩子
从肋旁或胯下，摸出几个或一群
放到一起竞赛……

虱子喜欢身着粗布衣的农民
他们的血鲜，味道纯正
不喜欢油头粉面、四处招摇的人
他们有太多时间打扮自己
农民也经常看不起他们，会说

瞧，那个人，血太臭，连虱子都不吃

虱子讨厌现代文明
所以拒绝活到现在——

——《虱子热爱农业文明》

从虱子的消亡联系到农业的衰落，杜康过人的历史洞察力可见一斑。而那些充满机趣、深味的细节串连游刃有余，一气呵成，若非一定的乡村体验和诗歌悟性，是难以企及的。而且我相信，此诗当属传世之作。

杜康是一位多思善感的诗人，“形而上的思索和形而下的存在/在我的胸膛拧成一个死结”（《家园》）。这个“死结”显然与“农业”有关。在他看来，土地属于一种自然貌态，人类和土地的关系，本质上就是生命与土地的关系，只有通过人的“农业”活动，土地才有价值和意义。于是可以理解了，“农业”何以成为杜康诗歌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，“农业”的衰落何以成为他的一个隐痛。

“那把挂在墙上锈迹斑斑的镰刀/茫然探寻/农

业的去向”（《镰刀之一》）。

“路过村头的铁匠铺，仿佛/摸到农业额角的一块疤痕——/里面，藏着热血、伤痛，以及/一个人曾接受锻打和淬火的青春”（《铁匠铺》）。

“消瘦的秋风，一层一层/解开玉米的外衣，露出了/农业的面孔”（《秋分》）。

“农业社会的美德，早已让位于足道、浴道、茶道……”（《20年后，坐一辆公交车穿过一个城市》）。

“他们生于平原，长于平原，最后/和平原融为一体。这群人/他们热爱农业”（《家在平原》）。

“去往京城途中，长满庄稼和村落/我经常停下来，抚摸/温情脉脉的农业”（《寄身乡村与城市之间》）。

杜康诗歌有着奇特的季节意识，呈现出来，便是一幅幅鲜活的写意画。比如，“推开窗/我看到冬天：清瘦、尖锐、固执/如水银里的一张脸”（《面临冬天》）；比如“寒风收割着陈词滥调。兔子/一个动词，在旷野撒欢/冬天令人加倍小心，连蒺藜/都竖起一双警惕的耳朵”（《蒺藜》）；比如，“我的居所被大雪围困/一群不停哈着冷气的词，感冒了//大

雪停顿之后，习以为常的世界/突然陌生”（《雪，或春的请柬》）；还有，“一夜春风过。/梦中的荒原/立即钻出一层毛茸茸的心事”（《春潮》）。这些写意画表现了杜康的诗歌原创能力和语言才华。

诗歌美学上，杜康喜欢罗伯特·勃莱的作品。这位美国“深度意象派”诗人试图通过简洁、直接、松弛的“话语”，通过本质直观的现象学方法，穿透外在的人和世界，进入其内在的“深度意象”。杜康诗追求的正是一种直击灵魂的效果，比如，“一个人赤身裸体/穿过了谎言”（《自言自语》），简劲、决绝而灵动。他的农事诗多是动态的，凝结着岁月感，单纯中透着复杂，并显示出了举重若轻、出神入化的白描功力：“不动声色的种子，迟早/会把粮仓顶翻”（《数九》），“一滴露珠坠地/岁月正在老去。树的瞳孔长满叹息”（《乳名》），“深深的车辙，仿佛村庄的皱纹，沿着/寒气袭人的大地，向四面八方延伸”（《车把式》），“天空在成长。一滴露珠/滴在额头。瀑布般的蝉鸣/使我成为名副其实的溺水者”（《铺天盖地的蝉鸣》），“田埂的野菜被掐去了头颅/一条花围巾，渐渐融进/炊烟笼罩的村庄”（《原野》）。这些诗句闪烁出智慧灵光，也氤

氤着乡村神韵。

梭罗说过，“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”，此救赎意在唤起人类对土地创伤的医治意识。面对渐行渐远的“农耕时代”，杜康无力救赎，独自怆然，“这个星球我来过。爱过。绽放过……不管如何华丽的文字，也没有一朵紧贴大地胸膛的真实的小花让人动容”（《从一朵花开始》）。这朵小花的生命体，自有独立的“形而上”追索、博大的人文关怀和丰富的历史信息，已称得上弥足珍贵。而这篇序，亦应就此打住。杜康诗集成色如何，还请读者自行验证。

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，《文学自由谈》副主编